

宋名臣言行錄

前集
自一至二

一

413
582
1



宋朱晦庵先生纂輯
明張受先先生評閱

名臣言行錄

前集
後集

全六冊

京攝

四書堂合梓

題辭

言行錄者所以教人學爲人也夫爲
人莫大乎畜德故受之以前言往行
使夫知所嚮方則可以與於道矣然
昔人之言行有不盡由學亦有學所
不能致者則嘗論之才分者於天擇

1.13
582
1-6

13
582
1

大正十五年二月
相房仙文氏寄贈

術者於人於天有限而於人無限是
故匹夫慕義何處不勉在所自待何
如爾今夫道古而懷其人紀史而揚
其事下迄村氓負販皆知憑弔往烈
則善善惡惡固莫之或昧而當身反
是者無他志不立而氣因之也但立

志有漸平時無所儀刑命且幾以士
君子之實世不概見而欲式儀刑於
百世之下離前絕後舍先籍又何賴
焉故朱子卽宋名臣爲則而李氏又
補其世凡舉一人必節其持身處室
立朝服官以及履常蹈變櫛比成冊

采得而讀之曰爲人其難如望海蒼
旣曰爲人其易如獲舟楫矣書曰學
無嘗師主善爲師學者能從是得師
誠正以治其身忠孝以事其君毋以
貧濫曰宋先生敝衣蔬食如此毋以
賤枉曰宋先生樂天知命如此居安

毋怠思伊川云閑過日月卽是天地
一壺蒙難毋錯思蔡季通編管道州
無幾微不適意倣而習習而安焉則
非古人之書蓋直求其在我者耳從
而求之筭角之童韋布樸漱之子可
以爲聖人徒不則百歲不爲壽三公

不爲貴聰明記問不爲賢故曰古今
非甚相遠使引之如同時同事以不
及爲恥則古人奚啻接席連步彼悠
悠之徒甘心退落者曰我固不爲賢
人爾豈知不學爲人卽已非人其去
能言之鸚鵡何幾哉則朱子深切之

思又能已已也

崇禎戊寅後學張采序

宋鉅公碩儒項背相望一言一行可為後法晦菴
先生懼其漫漶無統為之輯前後二集以表章先哲
垂示來茲者甚具厥後朋溪先生繼之爰輯續別外
三集庚先生未竟之志合之得七十有五卷號稱完
璧矣直指雲蛟黃公手披心醉積有年祀每出必鐫
以自隨至是再節淮南也重刻之以貽同好而徵余
為序余讀之撫卷而歎曰嗟乎人道經緯萬端所從
來矣修身繕性之方致君理國之具開卷犁然纖忽
畢載流風扇被映我後人蓋公臣勛名固不以巧辭

刻宋名臣言行錄序

揚州版舊序

有宋鉅公碩儒項背相望一言一行可為後法晦菴
先生懼其漫漶無統為之輯前後二集以表章先哲
垂示來茲者甚具厥後朋溪先生繼之爰輯續別外
三集庚先生未竟之志合之得七十有五卷號稱完
璧矣直指雲蛟黃公手披心醉積有年祀每出必鐫
以自隨至是再節淮南也重刻之以貽同好而徵余
為序余讀之撫卷而歎曰嗟乎人道經緯萬端所從
來矣修身繕性之方致君理國之具開卷犁然纖忽
畢載流風扇被映我後人蓋公臣勳名固不以巧辭

名臣言行錄 卷之三
餘行而取誠指南之前車已疾之上舟也夫古以
準今學以致用故考古者將以蓄德匪曰說鈴企賢
者將以成材匪曰耳瑱懸一心之鑑集衆賢之長是
取材于山挹潤于海也不然辟之隸農卽有坻京之
菽若難以望果然之腹矣語有之日月麗天瞻之不
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匪君子稱性而出忘乎爲我率
其所至何必減于古人儻其迷自性之真源襲已然
之陳迹則亦鄭人之置履而信度也其與幾何卽兩
先生涸研童毫剝心龜手而不能已者豈欲其如斯
焉止耶直指公書非聖不讀行非古不遵憲肅風清

之暇雅意文教所版行書甚多此其一也觀者執是
可以卜公之所存焉

萬曆丁未夏日後學焦竑書

朱子既集名臣言行錄李幼武以為未備也取中興諸人續之論者復病其多可即浚儀平翁亦謂希朱者不僭則妄嗟乎後之學者不法朱子奚法哉且續者濫矣朱子所纂亦未為全得也朱子首趙則平非夫教人以竊國篡君殺其兄之子與其弟而自為寵祿計者乎此賈克徐勣之所為春秋所必誅而不赦而首以為錄朱子自背綱目之例又何怪乎續之者曰朱子為宋之臣不得不云爾桓文豈純節哉春秋惟是之為錄且因其事以為勸懲朱子於諸人言行

重修宋名臣言行錄序

應天府學版舊序

朱子既集名臣言行錄李幼武以為未備也取中興諸人續之論者復病其多可即浚儀平翁亦謂希朱者不僭則妄嗟乎後之學者不法朱子奚法哉且續者濫矣朱子所纂亦未為全得也朱子首趙則平非夫教人以竊國篡君殺其兄之子與其弟而自為寵祿計者乎此賈克徐勣之所為春秋所必誅而不赦而首以為錄朱子自背綱目之例又何怪乎續之者曰朱子為宋之臣不得不云爾桓文豈純節哉春秋惟是之為錄且因其事以為勸懲朱子於諸人言行

各臚其實抑亦勸懲之義非專取以法也八朝數十人悉以此意衡之救世之心實苦若夫續之者意在數美止據本傳朱子勸懲之意微矣然即不續一時忠臣良將磊落掀揭之士俱不獲數亦何以全其為宋臣之言行也遷固之史豈能不妄而後之君子有取焉蓋因其最著以知其庸庸不足數取之乃所以為黜此又朱子不煩筆削而即借後人之心為公斷者也且朱子非取必純臣為也纂曰各臣名之藏偽多矣邈世之學斬絕名根潛德弗光原本一閱世之轉旋面自不可測識者皆各人也有敗不敗爾朱子

豈以名誨天下哉就名破名使知善敗并存初終莫掩學者必求安身立命之處唯究極實地乃為得耳又豈後之執筆者所能窺測一與然則濂溪明道諸先生其於闇意非不近矣朱子何不取以正之而必待續之性命之學標以名原非朱子意中事况諸子所造亦自不猶統命之名以開道學一徑滋他日之偽朱子弗是也就其意而深求之其名者與不必名者與名之為累者亦既燦然雖不必刪有嚴於刪者矣是書也殘缺已甚余憊然恐遂滅沒而昔人意緒將無所託以傳乃訪一二舊本屬賈君杜明授

梓成書焉梓既竣為挈此義欲共學者審于勸懲無為名所眩也

崇禎六年三月虔州楊以任謹序

此我友維節楊子舊序也是書故嘗鏤版藏在應天府學日久漫滅幾不成冊維節以進士受學官表章先籍鳩工修輯癸酉春訪余于虎丘僧舍以一部貽贈隨商畧可否相期評定屬梓并以國朝名臣錄分任因各舉聞見歷書姓名局之笥篋盤桓三日別去越明年甲戌維節遂為古人維節性孝友醇然長者平居勤苦未第讀書廬山經年

獨坐在官厲清操諸生不得以贊謁死之日友人襄助為斂嗟夫若國朝錄成維節即一人一人數事矣今余以此任分之雍瞻侯子而宋錄之刻則與今申宋子培元馬子成之工既竣為理舊序奚啻聞山陽笛經過黃公酒壚也吳下張采暖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九
 卷之四十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六
 卷之四十七
 卷之四十八
 卷之四十九
 卷之五十
 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二
 卷之五十三
 卷之五十四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六
 卷之五十七
 卷之五十八
 卷之五十九
 卷之六十
 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二
 卷之六十三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六
 卷之六十七
 卷之六十八
 卷之六十九
 卷之七十
 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二
 卷之七十三
 卷之七十四
 卷之七十五
 卷之七十六
 卷之七十七
 卷之七十八
 卷之七十九
 卷之八十
 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二
 卷之八十三
 卷之八十四
 卷之八十五
 卷之八十六
 卷之八十七
 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九
 卷之九十
 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二
 卷之九十三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五
 卷之九十六
 卷之九十七
 卷之九十八
 卷之九十九
 卷之百

紀事

宋名臣言行錄其前集十卷後集十四卷屬紫陽
 朱夫子所輯訖自八朝以前厥後李幼武氏繼編
 凡三一續集約靖康建炎前後諸臣總八卷一別
 集約中興四朝諸臣總十三卷卷分上下一外集
 首系道統次繪宋先生像題為道學名臣總十七
 卷按史不立幼武傳而序後集者為廬陵李居安
 叙幼武集者為浚儀趙崇鉉舉莫可攷惟序末記
 寶祐景定知為理宗時人宜其綜核斷自寧宗止

耳。幼武集稱宗人太平老圃者李衡字彥平江都人服官孝宗朝以厲節退老崑山爲時大賢卽彥平推昔流亞歟。繇是言則寶慶後如西山真氏鶴山魏氏以迄死國諸臣先後相望猶闕焉。靡及抑豈有善本藏之名山耶。要皆後世人任也。卽今行世卷集其應天府學小版旣日以漫滅揚州版差明了然皆訛亂倒錯令人讀不能句有本文作細註一事未究而卽空白如後集韓琦劉安世兩錄者有裂後數行于前綴前數字于後一卷之中溷

移六七紙如後集王安石別集李剛錄者有前則逸後半後則逸前半連書爲一如外集朱文公錄者有遺字及地如別集宇文虛中錄遺字如胡舜陟錄者其他疑誤展楮皆是謹就所知識一一較正間卽考補竊於是書謬有微功復不自量輒加丹黃且致評騭平翁有言非僭則妄余敢乎哉

戊寅夏五張采受先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儉齋書目

尚古先秦文 自古初迄秦嗣出

兩漢文 已行世

三國兩晉文 已行世。東晉文稍付，兩年坊間連
誤今南北朝文已鳩工，未知孰先後

南北朝文 隨出

宋名臣言行錄 已行世

司馬傳家集 温公文辭實冠一代世所行非全
部藏有傳家集并附史論行世

通志畧 鄭夾際先生通志畧今行世元版不
便編閱小板復遺列傳因閱付梓

策府元龜 世止抄本復多訛謬
特稽正訂定付梓

太平御覽 今行世皆活字板並多
差誤今取訂正付梓

荀袁兩漢紀 世尚班范荀悅西漢紀袁宏東漢紀遂不通行又舊版訛濶今加訂閱

舊唐書 自宋祁新唐書行而劉昫舊唐書遂不廣傳今參較訂閱付梓

丁丑冬孟儉齋主人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荀袁兩漢紀', '舊唐書', and '丁丑冬孟儉齋主人紀']

讀前集

前集首趙普昔人有煩言然普內報猶著顯績若
程琳當章獻垂簾上七廟圖且庸庸何取要之善
善長惡惡短勸懲焉爾我讀是集而考其世蓋自
藝祖迄仁宗四朝於時君求相相求賢人皆輕於
為善而易於見才故出則良臣處則吉士即中人
避進推前引後亦將聲施矣然呂夷簡之任術得
全功名王旦之約守不保晚節者真宗以媚求下
仁宗以正道進退其臣且懼禍故媚以自脫夷簡

前集序
戀爵位故假正道以固寵上使之然爾夫謂臣下
之賢不肖因乎上其言未可量賢者德望如呂端
李沆范仲淹杜衍經國如寇準張詠恬退如錢若
水羊棻如馬知節曾宗道薛奎包拯田錫孫奭孔
道輔孫甫此諸賢者天然間氣豈東險榮辱足動
蕩其萬一然而坦坦履道不致憂讒畏譏卽或時
有罷遣而卒至舉朝別白無終回柱者斯非生適
逢世之幸乎卽將臣如曹彬惟藝祖自將將故得
成其武功他若曹瑋非李迪則秦州報警且以妄

言戮种世衡狄青非龐籍保任則青澗不得立贊
高不得平蓋軍庸與品節有辨品節可自樹卽摧
折屈抑因以愈顯軍庸厥繫君相設小旁撓或呼
應不當機事去矣凡此皆有志之士審時度勢不
能不流連於此四朝者也然希夷君復之徒生斯
世而悠然高卧者曰惟斯世得高卧爾故朱子前
後二集俱于卷末錄處士使學者知言行攸關出
處一致若而人者又匪君相可輕重之者矣其亦
有遜之心也夫

張采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原叙

予讀近代文集及記事之書觀其所載國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補於世教者然以其散出而無統也既莫究其始終表裏之全而又汨於虛浮怪誕之說予常病之於是撮取其要聚為此書以便記覽尚恨書籍不備多所遺闕嗣有所得當續書之新安朱熹序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總目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總目

宋晦菴先生朱熹纂輯

太平老圃李衡校正

明後學婁東張采評閱

茂苑宋學顯

當湖馬嘉植 參正

第一卷

中書令韓國趙忠獻王 普

樞密使濟陽曹武惠王 彬

丞相魯國范公 質

內翰竇公 儀

丞相李文正公 昉

丞相許國呂文穆公 蒙正

丞相張文定公 齊賢

第二卷

丞相呂正惠公 端

樞密錢宣靖公 若水

丞相李文靖公 沆

丞相王文正公 旦

第三卷

丞相向文簡公 敏中

參政陳晉公 恕

尚書張忠定公 詠

樞密馬正惠公 知節

樞密曹武穆公 瑋

第四卷

丞相畢文簡公 士安

丞相萊國寇忠敏公 準

太尉衛國高武烈王 瓊

內翰楊文公 億

丞相王文康公 曙

第五卷

丞相沂國王文正公 曾

丞相李文定公 迪

參政魯肅簡公 宗道

參政薛簡肅公 奎

參政蔡文忠公 齊

第六卷

丞相許國呂文靖公 夷簡

丞相陳文惠公 堯佐

丞相晏元獻公 殊

丞相鄭國宋元憲公 庠

參政韓忠獻公 億

參政程文簡公 劼

第七卷

丞相祁國杜正獻公 衍

參政范文正公 仲淹

東染院使种公 世衡

第八卷

丞相潁國龐莊敏公 籍

各臣言行錄 目錄前集 天

樞密使狄武襄公 青

參政吳正肅公 育

參政王文忠公 堯臣

樞密包孝肅公 拯

樞密使魯國王武恭公 德用

第九卷

諫議田公 錫

內翰王公 禹偁

侍讀孫宣公 奭

中丞呂恭惠公 及

中丞孔公 道輔

起居舍人尹公 洙

尚書余襄公 靖

天章閣待制王公 質

侍讀孫公 南

第十卷

希夷陳先生 搏 种放 魏野 林逋附

安定胡先生 瑗

泰山孫先生 復

徂徠石先生 介

老泉蘇先生 洵

名臣言行錄前集總目 終

補遺

後集十二卷以總目知遺鄒浩今考宋史諸書補

之

正誤

前集

第二卷

樞密錢宜靖公 若水

宣靖公 宣元本
作軍非

丞相李文靖公 流

自引炬焚其詔 炬元本
作臣非

第三卷

參政陳晉公恕

大益興利興元本
作興非

尚書張忠定公詠

好舉特才之士特元本
作時非

第四卷

丞相萊國寇忠愍公準

公曰元本多
日字非

第七卷

丞相祁國杜正獻公衍

衍知兗州交元本
作兌非

參政范文正公仲淹

皆持故衣持元本
作待非

第八卷

樞密使狄武襄公青

嘗以寡當衆嘗元本
作當非

參政王文忠公堯臣

讒其短者讒元本
作讒非

第九卷

起居舍人尹公洙

寢以大敞寢元本
作寢非

天章閣待制王公質

判吏部疏內銓疏元本
作甚非

侍讀孫公甫

其後金陵大火其元本
作甚非

第十卷

老蘇先生洵

雖衍百子元本
作牛非

衣巨盧之衣巨盧元本
作臣虜非

後集

第一卷

丞相魏國韓忠獻王琦

則以其辭折折元本
作拆非

偏置榆柳偏元本
作偏非

優致禮幣幣元本
作弊非

不可持此造端持元本
作特非

第四卷

集賢學士劉公尚

捐士卒之命捐元本
作損非

第五卷

參政唐質肅公

介

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使

靈元本
作陵非

內翰蜀郡范忠文公

鎮

皆自以為莫及

莫元本
作草非

第六卷

丞相荆國王文公

安石

議之不詳

詳元本
作許非

其事親之際

際元本
作祭非

第七卷

丞相溫國司馬文正公

光

執政以河朔災傷

朔元本
作判非

不可使兩府侵其事

兩元本
作西非

友愛尤篤

友元本
作尤非

如堯之初

如元本
作知非

識公于微

識元本
作職非

第九卷

中書舍人曾公

鞏

使譏察居人行旅

譏元本
作幾非

然吝所以不及古人

吝元本
作各非

余其時為尚書郎

時元本
作助非

內翰蘇文忠公

軾

傳堯俞 傳元本 作傳非 疾苦者界之藥 界元本 作界非

公食芋飲水 芋元本 作羊非

第十卷

門下侍郎韓公 維

將領景思立敗績 績元本 作績非

見一羊自嚙道左 嚙元本 作鄭非

須臾客將去 去元本 作云非

中書侍郎傅獻簡公 堯俞

有離間語 離元本 作不非

今日誅竄讒人 人元本 作入非

第十一卷

丞相范忠宣公 純仁

休兵省事 休元本 作体非 小則疏達 達元本 作遠非

未聽則連章累牘不苛止 止元本 作正非

尤不易矣 尤元本 作光非

破駁了博士 博士元本 博字非

尚書左丞王公 存

有緣議論得辜 辜元本 作辜非

屢以無可矜恕却之 恕元本 作怒非

第十二卷

諫議劉公 安世

傲倖復用 復元本俱非

彼四人者 彼元本非

延入李鄧 延元本非

不問罪罰殊科如此 此元本非

求欲鈎致公 求元本非

公在家杜門屏迹 家元本非

第十卷

內翰范公 祖禹

公勸上畏天愛民 上元本誤在
天字下非

諫議陳忠肅公 璣

公固預料其如此 料元本非

故為人所愚 愚元本非

第十四卷

秘書丞劉公 恕

問以春秋禮記大義 問元本非

節存徐先生 積

父母惡之 惡元本非

正字陳公 師道

伺候乎公卿之門者 伺元本非

名臣錄補遺正誤終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前集卷一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參正

馬嘉植培元

趙普 韓國忠獻王

字則平幽州人 事太祖太宗位至中書令 醜事

太祖廟庭

普為滁州判官太祖與語奇之會獲盜自餘人將就

死普意其有冤啓太祖更訊之所全活十七八

蜀 公蒙 末

太祖既得天下誅李筠李重進召普問曰天下自唐

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唐季以來戰鬪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它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它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酣上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無有窮已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今終

及未嘗敢安枕而臥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皆惶恐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不可得也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指示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爲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

他日昔相太宗時并中舊太祖除姓二字是皆

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賜賚之甚厚與結婚姻更置易制者使主親軍其後又置轉運使通判使主諸道錢穀收選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子孫富貴迄今不絕嗣非韓王謀慮深長太祖聰明果斷天下何以治平至今戴白之老不觀干戈聖賢之見何其遠哉普為人陰刻當其用事時以睚眦中傷人甚多然其子孫至今享福祿國初大臣鮮能及者得

生心術

他時其既弱諸路勤王未必不由此

非安天下之謀其功大乎太祖既納韓王之謀數遣使者分詣諸道選擇精兵凡其材力伎藝有過入者皆收補禁軍聚之京師以備宿衛厚其糧賜居常躬自按閱訓練皆以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由我太祖能強幹弱枝制治於未亂故也

太祖寵待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驤劾奏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鑪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於庭數匝徐使復冠召升殿曰今後不宜爾且赦汝勿令外

人知也

並凍水記聞

太祖即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功臣家不可測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裯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它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

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一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痣之地將無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議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於是薦曹彬為將以潘美副之邵氏聞見錄

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韓王屢諫以為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上不聽宣已出韓王復懷之請見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能負朕耶王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默然遂

中止記聞

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圖示中令問所取幽燕之策中令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又曰翰可取否中令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中令曰翰死孰可代帝不語久之曰卿可謂遠慮矣帝曰此絕口不言伐燕至太宗因平河東乘勝欲擣燕薊時中令鎮鄧州上疏力諫其憂國愛民之深言出乎文章之外雖雜陸宣公論事不辨也聞見錄普嘗欲除某人為某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復奏之又不明明日又奏之上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

顏色自若徐捨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悟用之後果稱職

太祖時嘗有羣臣立功當遷官上素嫌其人與普堅以為請上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上怒甚起普亦隨之上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上悟乃可其奏並記聞

普為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一大甕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即焚於通衢聞見錄

此非見遠識者不解

太祖嘗與普議事不合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對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上曰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塞破屋子矣

楊文談苑

太祖密達既得天下普屢以微時所不足者言之欲潛加害上曰不可若塵埃中總教識天子宰相則

人皆去尋也自後普不復敢言

普公談錄

普秉政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白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來使可也既而後主遣弟從善入貢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

有體有度

史作入普物

之數江南君臣始震駭上之偉度

談苑

太祖忽幸普第時兩浙錢俶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於普置在左廡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顧見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滿貯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奏聞而却之上笑曰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繇汝書生耳因命普謝而受之

記聞

始為相太祖命薛居正巨餘慶叅知政事以副之不

宋前集

一決於王開寶中盧多遜因對屢攻其短雷有鄰復奏其庇吏受賂上怒下御史府案問抵吏罪詔參知政事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

王性深沉有岸谷多忌刻以吏道聞寡學術太祖嘗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為相以天下為己任沉毅果斷當世無與為比

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與太祖參決大政及疾篤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太后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上曰此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繇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因戒太祖曰汝萬

歲後當以次傳之二弟則并汝之子亦獲安矣太祖頓首泣曰敢不如母教太后因召普於榻前為約誓書普於紙尾自署名云臣普書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及太宗即位普為多遜所譖出守河陽日夕憂不測上一旦發金匱得書大悟遂遣使急召之普惶恐為遺書與家人別而後行既至復為相並記聞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典郡奸賊事覺下獄時郊禮將近太宗怒其貪墨諭百執政特俾郊赦不宥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肆類所以

對越天地告休神明吉本何人安足以嚮改陛下
赦令哉上善其對而止沂公筆錄

彌德超自冗列為諸司使驟被委遇誣奏曹彬有不
軌謀太宗疑之拜德超樞密副使不數月普拜相
因為辯雪上乃大悟即逐德超而待彬如故自是
數日上頗不懌從容謂普曰朕以聽斷不明幾誤
大事夙夜思省內愧於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
幹而任用之察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
罪者誅物無遁情事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之明
聖也雖堯舜何以過哉上於是釋然沂公筆錄

李繼遷擾邊太宗用普計封趙保忠守夏臺故地令
滅之保忠反與繼遷合謀大為邊患玉壺清話

曹彬 濟陽武惠王

字國華真定人奉太祖太宗真宗位至樞密使
配享太祖廟庭

太祖始事周世宗於澶州彬為世宗親吏掌茶酒太
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
太祖既即位語羣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
曹彬耳繇是委以腹心使監征蜀之軍說聞
大舉伐蜀以王為都監時諸將皆欲屠城殺降以逞

史稱初太祖
與茶非
公事未嘗造
兩奉居會
亦罕預由是
譽重

威暴唯王申禁戢之令明勸賞之法繇是乘破竹
之勢不血刃而峽中郡縣悉下兩川平王與諸將
會成都大將王全斌等日夕縱酒不恤軍事部下
列校皆求取無厭蜀人苦之王屢勸全斌宜速振
旅凱旋全斌等逗留不發卒致全師雄等作亂郡
縣相應盜賊蜂起王與崔彥進悉力剪平之洎全
斌等歸闕太祖盡得全斌等所爲事狀又面詰王
仁贍仁贍歷詆諸將奢縱不法事莫以自解止言
清慎廉恪惟曹彬一人耳太祖怒全斌等並下吏
議卽日授王宣徽南院使克義成節度使王獨懇

請曰收蜀將校皆得罪臣以無功獨蒙厚賞恐無
以勸天下太祖笑曰卿有茂功加以不伐設有微
累仁贍肯憐言哉夫懲惡勸善所以勵臣子也王
不敢辭李宗諤撰行狀

彬諫蜀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於第竅以
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徇當密衛之洎事罷咸訪
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及師還輜重甚多
或譖言悉奇貨也太祖密令伺之圖書也無銖金
寸錦之附焉振遺

仁贍自劔南獨先歸闕乞見歷數王全斌等貪縱之

狀太祖笑謂曰納李廷珪女擅開豐德庫取金寶
此又誰耶仁贍惶怖叩伏待罪曰此行清介畏慎
止有曹彬一人耳記聞

太祖遣王全斌等平蜀全斌殺降兵三千人時曹彬
不從但收其文案不署字及師還太祖傳宣送中
書取勘左右曰方克復西蜀回雖殺降兵亦不可
便案劾今後陛下如何用人太祖曰不然河東江
南皆未歸服若不勘劾恐今後委任者轉亂殺人
但且令勘劾洎勘案成宣令後殿見責問曰如何
敢亂殺人又曰曹彬但退不干你事曹不退但叩

頭伏罪曰臣同商議罪合誅戮太祖遂皆原之
忽一日宣曹并潘美曰命汝收江南又顧曹曰更
不得似往時西川亂殺人曹徐奏曰臣若不奏恐
陛下未知曩日西川殺降之事臣曾商量固執不
下臣見取得當日文案元不着字太祖令取覽之
謂曰如此則當時何故堅執服罪曰臣初與全斌
等同被委任若全斌等獲罪臣獨清雪不為穩便
所以一向伏罪太祖曰卿既欲自當罪又安用留
此文字曰臣初謂陛下必行誅戮故留此文書冷
老母進呈乞全老母之命太祖尤器遇之晉公談錄

太祖遣曹彬潘美征江南彬辭才力不迫乞別選能
 臣潘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太言論彬曰所謂大將
 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
 仰視將行夜召彬入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
 水沃其面既醒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
 無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蓋欲以恩德來之也是
 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銳更相為助令行禁止未
 嘗妄戮一人而江南平聞見錄

彬累遣告城中大軍決取十一月二十七日破城宜
 早為之圖後主將遣其愛子清源郡公仲寓入覲

至仲冬下旬日日剋期仲寓未出彬累遣督之言
 耶君到寨四面即罷攻後主終惑左右之言以為
 堅壘如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日而取蓋敵人之言
 豈足為信但報言行李之物未備宮中之宴餞未
 畢將以二十七日出彬又令懇言至二十六日亦無
 及矣果以是日城陷整軍成列至其宮城門後主
 方開門奉表納降彬答拜為之盡禮先是宮中預
 積薪後主誓言若社稷失守當携血屬以赴火既
 見彬彬諭以歸朝俸賜有限費用至廣當厚自齋
 裝既歸有司之籍則無及矣遣後主入治裝裨將

梁迥田欽祚皆力爭以爲苟有不虞各將誰執彬曰非爾所知觀煜神器懦夫女子之不若豈能自引決哉煜果無他彬遣五百人爲搬致輜重登舟後主旣失國殊無心問家計所資特鮮矣談苑江南官吏親屬有爲軍士所掠者王卽時遣還之因大搜軍中無得匿人妻女振乏絕恤鰥寡吳人大悅及歸舟中無它物惟圖籍衣被而已行狀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唯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

香爲誓明日稍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未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矣記聞

太祖遣彬等下江南許以平定之日授之相印洎凱旋恩禮愈厚而絕無前命彬等因曲宴從容陳叙及之上曰非忘之也顧念河東未下而卿等官位隆重豈可更親此事耶彬等寔退其家各賜錢百萬其重爵勸功若此沂公筆錄彬怏怏而退至家見錢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

聞記

以功拜樞密使王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接
小吏亦以禮未嘗以名呼歸私第唯閉閣宴居不
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於禁門矣雖雪霜不
易其操如此者八年 行狀

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踰年然後杖之人皆不
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
必以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詬罵使不能自存吾
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 記聞

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

此事似小乃
實冠疏

人其所居堂堂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
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
愛物如此既平江南回請閭門人見榜子襁奉勅
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歸田錄

王始生周歲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
王左手提干戈右手取俎豆須臾取一印餘無所
視後果為樞密使相卒贈濟陽王配享帝食公雖
兼領將相不以爵祿自大造門者皆降廡而揖不
名呼下吏吏之稟白者雖劇暑不冠不見伐江南
西蜀二國諸將皆稱載而歸惟公但圖史衾篋而

為樞密使向敏中為副使時契丹犯塞繼遷叛命每
軍書狎至上必亟召樞臣計議彬則曰此狂寇當
速發兵誅討斬決而已止用強弩若干步兵若干
足矣敏中徐曰其所儲廩未備或道途遙遠或出
兵非其時當別施方畧制之繼悉措置多從敏中
所議上謂將帥難其人彬必懇激而言臣請自效
更無它說敏中嘗私恠之及于瑋亦有將材累歷
邊任威名甚重晚自樞貳出鎮西鄙臨事整衆酷
類先君復果於戰鬪而不肯以安民柔遠為意豈

將帥之體固當若是耶筆錄

彬前後征討凡降四國立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未
嘗殺一無辜諸子皆賢念瑋宗燦繼領旄鉞陶弼
觀王畫像有詩曰蒐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
將壇其後少子玘追封王爵實生慈聖光獻太后
輔佐仁宗母儀累朝非元功陰德享報深厚何以
至此雖漢馬唐郭無以過此澠水燕談

范質

字文素大名人登後唐第相太祖官至太傅
質自從仕未嘗釋卷人或勉之質曰昔嘗有異人與

吾言它日必當大任。苟如其言，無學術何以處之。
蒙末

周祖自鄴舉兵，向闕京師亂。公隱於民間，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也。公它日當深究此弊，幸無忘吾言。公惘然久之。後至妖廟，後門見一土木短鬼，其貌肖茶肆見者。公心異焉。亂定，公大用，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以因緣為姦。周祖特詔詳定，是為刑統。
聞見錄

質初作相，與馮道同堂。道意輕其新進，潛視所為。質初知印當判事，語堂吏曰：當判之事，並施籤表，得以視而書之。慮臨文失誤，貽天下笑。道聞歎曰：自識大體，吾不如也。質果為名相。
談錄

質奉行制勅，未嘗破律。每命刺史縣令，必以戶口版籍為急。
蒙末

周恭帝之世，有右拾遺直史館鄭起。上宰相范質書言：太祖得衆心，不宜使典禁兵。質不聽。及太祖入城，諸將奉登明德門。太祖命軍士皆釋甲，還營。太祖亦歸，公署釋黃袍。俄而將士擁質及王溥、魏仁

溥等皆至太祖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今為六軍所逼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軍校羅彥瓌按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太祖叱之不退質頗請讓太祖且不肯拜王溥先拜質不得已從之且稱萬歲周帝內出制書禪位及太宗即位先命溥致仕蓋溥其為人也又嘗稱質之賢曰惜也但欠世宗一死耳記聞質謂太祖曰太尉既以禮受禪則事太后當如母養少主當如子太祖揮涕許諾由是深敬重質仍以為相者累年終質之世太后少主皆無恙故太祖

太宗每言賢相必以質為稱首

龍川別志

公自以執政之地生殺慘舒所係苟不能蚤夜兢慎悉心精慮敗事覆餗憂患畢至加之道有枉直時有險夷居其位者今古所難嘗謂同列曰人能鼻

吸三斗醇醕即可為宰相矣

筆錄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從容賜茶而退自餘紙尾用御印可其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而已由唐五代不改其制國初范質王溥魏仁溥自以前朝舊相且憚太祖英睿具劄子面取進止朝退各疏其事所得上旨臣等同署字以

從王溥拜時
止吸三斗
醕

志之自是奏御寢多或至肝髮命坐啜茶之禮尋亦廢罷今遂為定式筆錄

公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得祿賜多給孤遺閨門之中食不異品身沒之後家無餘資後太祖因講求輔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但有所居宅不營產真宰相也太宗亦素重質以為循規矩惜名器持廉節無出質之右者

寶儀

字可象薊州人登晉朝第國初再入翰林弟儼侃儼儋皆繼登科

宰相須讀書是若記
年號即用
作宰相恐須

太祖欲改元謂宰相曰今改年號須古來未有者時宰相以乾德為請且言前代所無二年正月平蜀蜀宮人有入掖庭者上因閱其奩具得鑑昔字云乾德四年鑄大驚曰安得四年所鑄乎出鑑以示宰相皆不能對乃召學士陶穀寶儀奏曰蜀少主曾有此號鑑必蜀中所鑄上大喜因嘆曰作宰相須是讀書人自是大重儒臣矣劉貢父詩話

王著既貶官內署闕人太祖謂范質等曰王著昨以酒失既貶官深嚴之地當選慎重之士以處之質等對以前朝學士惟寶儀清介謹厚然頃自翰林

遷端明今又官為尚書難於復召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論朕意令勉赴所職即日再入翰林為學士金坡遺事

儀為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元勳公忠亮直社稷之重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洎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請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又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勳舊脫禍多

思所以世法
亦則可若
大臣慮彼
隱憂春廷
是忠義

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談錄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儀籍其帑藏至數日太祖遣親吏取藏絹儀即白曰公初下城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今既有籍即為官物非詔旨不可得也後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守欲以為相趙普忌其剛直乃引薛居正參知政事及儀卒太祖聞之驚嘆曰天何奪我寶儀之速耶

儀顯德中上疏言六綱一曰明禮二曰崇樂三曰熙政四曰正刑五曰勸農六曰經文並蒙求

太祖嘗晚坐崇政殿召學士儼對儼至屏樹間見之不進中使促不應上訝其久不出笑曰豎儒以我燕服爾遽命袍帶儼遂趨出筆錄

儼尤善推步星曆與盧多遜揚徽之同在諫垣謂二公曰丁卯歲五星當聚奎奎主文明又在魯分自此天下始太平一拾遺必見之老夫不預也至乾德間五星果聚於奎玉壺清詠

實稱爲晉府記室賈琰爲判官每諸王宗室宴集琰必怡聲下氣褒讚捷給稱此之曰賈氏子何巧言令色之甚獨不懼於心耶太宗甚怒白太祖斥出

爲涇州節判後卽位思之召爲樞密直學士數月大叅政中謝語之曰汝知何以及此稱曰陛下以臣往年霸府遭逢所以至此耳上曰不然以卿嘗面折賈琰故任卿左右思聞直言耳談錄
儀爲人性嚴重家法整肅每對客坐卽一侍郎二起居四叅政五補闕皆侍立焉晉公談錄

李昉 文正公

字明遠深州人舉漢進士相太宗昉在周朝知開封府人望已歸太祖而昉獨不附王師入京昉又獨不朝貶道州司馬三歲徙延州別

知人善任

駕在延州為生業以老三歲當徙不願內徙後二年宰相奏其可大用召判兵部昉五辭既至上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大善曰宰相不謬薦人談叢

太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讚獨昉無他言徵誦白居易諷諫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上聞之遽與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警朕矣撥遺

太宗時與宋琪同建議復時政記月終送史館先進御而後付有司時政記進御自昉始也

盧多遜與昉相善昉待之不疑多遜知政多毀昉人以告昉昉不信之後太宗語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太宗曰多遜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太宗由是目昉為善人並蒙求

公為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

公常期王且為相自小官薦進之公病召且勉以自

愛既退謂其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為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 並厄史

呂蒙正 許國文穆公

字聖功河南人舉進士甲科相太宗真宗

淳化三年太宗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在乎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慎之哉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近且內外皆來上封求更制度者甚眾望陛下漸行清淨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至若愚夫之言賢者擇之亦古典也趙昌言曰今朝

廷無事邊境寧謐正當力行好事之時上喜曰朕終日與卿論此事何愁天下不治苟天下親民之官皆如此留心則刑清訟息矣 談苑

上聞汴水輦運卒有私質市者謂侍臣曰幸門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高工梅師苟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真官物之入無至損折可矣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偽在君子豈不知之若以大度兼容則萬事兼濟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兼愛善惡窮乏則姦慝無所容故慎勿擾也聖言所發正合黃老之道 實事

國朝三入中書惟公與趙韓王爾未嘗以親戚傲寵
子從簡當奏補舊制宰相奏子起家即授水部員
外郎加朝階公奏曰臣昔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
六品京官况天下材能老于巖穴不能沾寸祿者
無限今從簡始離襁褓一物不知膺此寵命恐惟
陰譴止乞以臣釋褐所授官補之固讓方允止授
六品京官自爾為制 湘山野錄

蒙正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于簾
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
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

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無知也且
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量 記聞

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第獻
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碟
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言聞者歎服以
謂賢於李衛公遠矣 歸田錄

公嘗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為相
四方無事蠻夷賓服甚善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
為同列所爭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入耳
此誠宰相之事也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

罷謁見心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卽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二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爲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史公既致政居洛真宗祀汾陰過洛文穆尚能迎謁至回鑾已病帝爲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語遂至大用先是富韓公之父貧甚客公門下一日自公曰某兒子十許歲欲令人書院事廷許大祝公許之其子韓公也公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各位與吾相似亟令諸子同學供

給甚厚公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後韓公亦兩入相以司徒致仕文穆知人之術如此聞之錄

張齊賢 文定公

字師亮曹州人舉賢良方正中第相太宗

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太祖召至便坐令面陳其事文定以手畫地條陳十策一下并汾二富民三封建四敦孝悌五舉賢六太學七籍田八選良吏九懲姦十恤刑內四說稱旨文定堅執其六說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及車駕還京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

漢以後待士無如此謂是薦御豈有識共爲相才乃

今武士搜出
以辱之彼齊
賢持豪傑一
流耳士不可
辱不且南山
五山耶

異時汝可收之為相。至太宗即位，放進士榜，汝欲
置于高等，而有司偶失，掄選在第三甲之末。太宗
不悅，及注官，有旨：「榜盡與京官通判。」文定釋褐，
將作監丞，通判衡州。不十年，果為相。筆錄

太祖幸西都，公獻十策于馬前，召至行宮，賜衛士廊
殿，文定就大盤中，以手取食，帝用柱斧擊其首，問
所言十事，文定且食且對，畧無懼色，賜束帛遣之。
歸，謂太宗曰：「吾幸西都為汝得一張齊賢宰相也。」

聞見錄

為江南轉運使，吉州沿江有勾欄地，錢其地為汀水

淪陷，或官占為船塢，而所輸錢如故。又李氏時，民
於江中編浮棧，以居量丈尺，輸稅名水塲錢，公悉
奏免之。蒙求

真宗時，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因入宮
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不能服。齊賢請自治，上許
之。公詔訟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
命各供狀，結實。」乃召兩吏趨歸其家，令甲家入乙
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
訟者乃止。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記聞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前集卷二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叅正

馬嘉植培元

呂端 正惠公

字易直幽州人以蔭補官相太宗

公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恬然讀書若在

齋閣 五壺清話

太宗欲相 正惠公左右或曰端為人糊塗 鵠突帝曰

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 呂氏家塾記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時寇準為樞密副

使端為宰相上獨召準與之謀準退自宰相幕次
 前過不入端使人邀至幕中曰鄉者上召君何為
 準以獲繼遷母告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準欲斬
 於保安軍北門之外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
 願君少緩其事端將覆奏之即召閣門吏使奏宰
 相呂端請對上召見之端具道準言且言昔項羽
 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遺我一杯羹夫與大
 事者固不顧其親况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且陛
 下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不矣徒樹怨讐
 而益堅其叛心耳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

徠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毋死生之
 命在我矣上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端
 策

太宗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
 與參政李昌齡殿前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
 謀立潞王元佐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端端知有
 變鎖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官車
 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
 子正為今日豈可違先帝之命更有異議乃迎太
 子立之

真宗既即位垂簾引見羣臣端於殿下平立不拜請
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並記
趙普在中書端為參政趙普謂人曰吾觀呂公奏事
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真台輔之器也談
公為相持重識大體以清靜簡易為務每奏對同列
多異議公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戒曰自今中
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公讓不敢當

錢若水 宣靖公

字淡成河南人舉進士釋褐位至樞密院事
為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

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
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
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不復留後若水
登科為樞密副使年方四十致仕希夷初謂若水
有仙風道骨意未決命僧觀之僧云做不得故不
復留然急流中勇退神仙中不遠矣僧麻衣道
者也聞見錄

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
母訟於州命錄事鞫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
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

屍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具上州官審覆無反異。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請若水誦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辭，邪？留之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請州屏入，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穢縱之。其人號

知州賢者既
不獲善人
不獲善人

泣曰：微使君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其人傾家貲，飯僧為若水祈福。知州欲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耳。論功非其本心也。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邪？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太宗聞之，驟加褒擢。二年中為樞密副使。記聞

若水為學士，嘗草賜趙保忠詔，云：不斬繼遷，存狡鬼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覽之，甚悅。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着我意。又與趙保吉詔有：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其辭甚美。太宗批

其後云依此詔本極好子延年寶藏之金坡遺事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
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
復為檄言八月不利出師當更取十月運司遂散
芻粟既而復為檄云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
即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
隆遂奏轉運司乏軍興太宗大怒召中使一人
令乘驛馳取轉運使盧之翰寶玘及其人首丞相
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若水爭之請先
推駮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

皆罷獨若水留廷中不去久之上出詰之曰爾以
同州推官再期為樞密副使朕所以擢用以爾為
賢爾乃不才如是邪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得
待罪二府臣當竭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
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其一幅奏書
誅二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
白加誅亦何晚焉獻可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
臣未獲死固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
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一人皆黜為行軍副使既
而虜欲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記

詔訪備邊之策若水條上五事一擇郡守二募鄉兵
三積芻粟四重將帥五明賞罰

公嘗率衆過河號令軍伍分布行列悉有規節深爲
戎將所伏上知之謂左右朕嘗見儒人談兵不過
講之於尊俎視席之間於文字則引孫吳述形勢
皆閉眼清論可也責之於用罕有成效今若水亦
儒人曉武深可嘉也時言者請城綏州積兵禦党
項詔公自魏乘疾傳往按至則乞罷其役時論避
之玉壺清話

至道初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人

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爲
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
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爲忝冒僕射師
長百寮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其鬱悒
也况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
且官祿不足以自重耳上默然又嘗言士大夫遭
時得位富貴顯榮豈得不竭誠報國乎若水言高
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
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忠於上此
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上然之及劉昌言罷上問

趙鎔等曰頻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
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
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卽汎瀾涕泗若水曰
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
上待輔臣如此益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
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
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晏駕不果上及今上之
初年再表遜位乃得請談苑

李沆 文靖公

字太初洛州人擢進士甲第位至丞相配享真

何必滿歲

宗廟庭

沆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沆風範端凝真貴人也

求蒙

真宗既與契丹和親王文正公問於公曰和親何如
公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
文正亦未以為然及上晚年多事巡遊大修宮觀
文正乃潛歎曰李公可謂有先知之明矣記聞

真宗初卽位沆為相上日參政沆日取四方水旱盜
賊奏之且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
常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太

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
政他日之憂也及日親見士欽若丁謂等所為欲
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歎曰

李文靖真聖人也龍川志

沈在相位接賓客嘗寡言馬亮與沈同年生又與其
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為無口匏維乘閒達
亮語沈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
上封論奏了無壅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
大事北有強虜西有戎邊日昨條議所以備議之
策非不詳究薦紳中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

以爲後目
有王安石

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
拜揖尚周章失措卽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
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曲意妄言卽世所謂籠
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爲我謝馬君沈嘗言居
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
唯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
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正
此謂也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民邪或疑
真宗初卽位沈爲相帝雅敬沈嘗問治道所宜先沈
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

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也帝深然之故終帝世數
其人皆不盡用龍川別志

或薦梅詢可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沒
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嘗問蘇子容云宰相沒二
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
心耳軾謂陳執中俗吏耳特以至公猶能取信上
上况如李公才識而濟之無心邪東坡志林

真宗問公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
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
者非讒即佞臣嘗惡之豈效龜山語錄

公為相真宗嘗夜遣使持手詔問欲以某氏為貴妃
如何公對使者自引炬焚其詔書附奏曰但進沆
以為不可其議遂寢呂氏家塾記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公屢矣而
終未用一日寇謂公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
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邪公曰如斯人者才則才
矣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
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公笑曰他日後悔當思
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有海康
之禍始伏文靖之讖東軒筆錄

嘗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沈為相如論語中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聞見錄

沈自奉甚薄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頽垣敗壁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沈沈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沈沈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我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嘗答維因語次及之沈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言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全人生朝暮

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穴一技聊自足爾安事豐屋哉談苑

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為使相仁宗以問公公曰賞典之行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交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論它日再三訊之執議如初遂寢其事及公薨數日乃卒拜焉金坡遺事

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入最多慎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王公文遺事

文端精神特
在天下故以
安靜為治若
他效尤便是
侍食

元城論本朝名相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沆或曰何以
明之李丞相每謂人曰沆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
但諸處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
有深意且祖宗時經費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
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入且
其法度不無小害但其利多耳後人不知遂欲輕
改此其害所以紛紛也李丞相每朝謁奏事畢必
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為之變
色慘然不悅既退同列以為非問丞相曰吾儕當
路幸天下無事丞相每奏以不美之事以拂上意

此兩事原相
通如安石變
祖宗法便以
天變人言為
不足懼也矣

然又皆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後告已之公不
答數數如此因謂同列曰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
懼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惟此兩事最為得
體在漢時魏相能行此兩事以為古今與制方今
務在奉行故事而已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勅
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
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此最
得宰相大體後之為相者則或不然好逞私智喜
變祖宗之法度欺蔽人主惡言天下災異喜變法
度則綱紀亂惡言災異則人主驕此大患也

元城語錄
宋前集

公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 温公訓後

王旦 魏國文正公

字子明魏州人中進士第位至太尉配享真宗廟庭

王晉公祐事太祖為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相也魏州餘度使符彥卿有飛語聞於上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

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以百口保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事國不長願陛下以為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行軍司馬華州安置祐赴貶親賓送于都門外謂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且也祐知其必貴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云 聞見錄

也

真宗為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歐陽撰神道碑

張士遜言皇太子學書甚好公曰皇太子不待應舉選不必學書由是文懿日以善道規贊皇太子遺事

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上大喜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碑

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上以示公公曰東封甚

本字不除所
借甚不依

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耶上曰何以答之公曰只當以微物而輕之也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為例遺事

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上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碑

宦者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為不可曰它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

薛簡肅公天禧初為江淮發運使辭公公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

湘山野錄

張士遜出為江西轉運使辭公且求教公從容曰朝廷權利至矣張起謝後迭更職思公言未嘗求錐刀之利識者曰此運使最識大體

遺事

景德中李迥賈邊皆舉進士有名當時及就省試主

亦似逆知後
日有王氏學

文咸欲取之既而皆不與取其卷視之題以賦落韻邊以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為眾與法疏異說乃為奏具道所以乞特收試時公為相議曰迥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其過可恕如邊特立異說將令後生務為穿鑿漸不可長遂收迥而黜邊

國朝事實

宮禁火災公馳入對上驚惶語公曰兩朝所積朕不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公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有不當臣備位宰相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上乃降詔罪已許中外上封事言朝政得失後有大臣言非天

災乃某王宮失火禁請置獄出其狀當斬決者數百人公持以歸翌日乞獨對曰初火災陛下降詔罪已臣上表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果欲行法願罪臣始以明無狀上欣然聽納減死者幾百輩遺事

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擬詔格寇公在樞府特以聞上以責公公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責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大慙翌日見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不答名臣遺事

公在中書寇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寇公須勾吏人行遣它日樞密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公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公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龜山語錄

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同在樞府一日上前因事忿爭上召公公至則見欽若諛譁不已馬公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公乃叱欽若曰王欽若對上豈得如此下去上大怒乃命下獄公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顧厚上煩陛下謹訶當行朝典然觀

陛下天顏不怡願且還內來日取旨上許之翌日
 上召公問欽若等事當如何公曰當黜然未知坐
 以何罪上曰朕前忿爭無禮公曰陛下奄有天下
 而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恐夷狄聞之無以威
 遠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
 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上曰非卿言朕固難忍月
 餘皆罷遺事

王曾張知白陳彭年參預政事因白公曰每奏事其
 間有不經上覽者公但批旨奉行恐人言之以為
 不可公遜謝而已一日奏對公退諸公留身上驚

曰有何事不與王且同來諸公以前說對上曰且
 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後朕諭
 以小事一面奉行卿等當謹奉之諸公退而愧謝
 公曰向蒙諭及不可自言曾得上旨然今後更賴
 諸公規益名臣遺事

寇準為樞密當罷使入私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
 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準深恨之已而制
 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
 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
 以薦準者準始愧嘆以為不可及碑

使作相得如
此識鑒天下
士品安得不

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曰師德兩請王相公門
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
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
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
元及第禁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
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啓之
公曰且處安得有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
也向公固稱師德適有關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
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名臣遺事
張尚書知成都召還朝議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為

不可時公為相上責問之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
之規它人往矣有變更矣上是之言者亦伏王之
能用入也湘山野錄

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
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
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
相者李及凌策而已然亦皆為名臣碑
公久疾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雍與直省吏
扶之見於延和殿命曰卿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
下事付之誰乎公謝曰知臣莫若君時張詠馬亮

皆為尚書上曰張詠如何不對又曰馬亮何如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之公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若寇準上無然有間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公曰他人臣不知也公薨歲餘上卒用準為相王大尉薦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初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為人所奏上怒甚謂太尉

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太尉徐對曰準誠賢能無如駃何上意遽解曰然此止是駃耳遂不問並記

萊公在長安因生日為會有所過當轉運使以聞上怒以狀示公公覽狀笑曰準許多年紀尚駃耶因奏請錄付準使自知過準惶恐待罪名臣遺事

陳彭年任翰林學士日求對歸詣政府公延見之陳起呈其狀曰科場條貫公投之於地曰內翰做官幾日待隔截天下進士陳惶懼而退時向文簡同在中書一日陳再來公不見曰令到集賢廳相見

既而向出陳所留文字公瞋目取紙封之向曰何不一覽公曰不過興建符瑞圖進耳遺事

公常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楊曰丁謂久遠果何如對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它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為身累後謂果被流竄真宗欲命王欽若作相公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在樞密院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方人當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上遂止後公罷欽若乃相出語人曰為王公遲却我十年作相遺並

事

公每有賜予見家人置于庭下瞋目而歎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各臣遺事

公以儉約率子弟使在富貴不為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夢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碑

公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遇文至祠家廟列白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公忽自外入見酒流滿地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其後弟忽感悟復為善終亦不言韓魏公別錄

與名文移拒
古鏡同意

公每見家人服飾似過即瞋目曰吾門素風亦至於此。亟令減損。故家人或有一衣稱華必於車中易之。不敢令公見焉。遺事

有貨王帶者公弟以呈公公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係之曰還見佳否弟曰係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平生所服止於賜帶。名臣遺事

太尉不置田宅曰子孫各當念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為不義耳。溫公日錄

太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

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噉飯而已家人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於父曰庖肉為養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為養人所廩食肉不飽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主者徹屋新之暫於廊廡下啓一門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問

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迴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公

李文靖居相位公來預朝政一日便殿論邊事退公歎曰何日邊候徹警使吾輩得為太平宰相文靖不答至中書獨召公語云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譬人有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沈死子必為相遠與虜和親一朝疆場無事不有盤遊之樂必興土木之工矣及祥符間契丹既修好兵革不用近習任事之人始建議封

泰山祀汾陰築玉清昭應宮崇奉天書耗用浸廣公常悒悒不自得然不忍獨善其身以去曰誰為國家抗羣小者乃薦先祖文靖公呂夷簡暨王沂公曾等二十餘人布列于位小人卒不能勝而成

仁宗持盈之業公之勳也呂氏家塾記

契丹既受盟而歸寇公每有自多之色雖上亦以自得也王欽若深患之一日從容言於上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且恥之而陛下以為功臣竊不取真宗愀然不樂曰為之奈何欽若度上厭兵即繆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刷恥上曰河朔生

德正色拒
之亦未必便
得稱其如德
此約位多固

靈始免兵禍吾安能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唯有
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夷狄然自古封禪
當得天瑞然後可為也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
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
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上久之乃可然且
方為相上心憚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
得以聖意諭且宜無不可乘間為且言之且龜勉
而從然上意猶未決莫適與籌之者也日晚幸秘
閣唯杜鎬方直宿上驟問之曰古所謂河圖洛書
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

神道設教耳適與上意會上由此意決遂召有飲
酒於內中懽甚賜以樽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
共之既歸發之乃珠子也由是天書封禪等事且
不復異議且為相才有過人者然至此不能力爭
議者少之龍川志

真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羣臣燕語或勸以聲妓
自樂公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一直省官治錢
上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為相公買妾仍賜
銀二千兩二人歸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
聽之蓋公自是始衰數歲而捐館舍初沈倫家破

其子孫鬻銀器皆錢塘錢氏昔以遺中朝將相者
花籃火筒之類非家人所有直省官與沈氏議且
以銀易之具白於公公頓感曰吾家安用此其後
姬妾既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作器尚且可求否
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
素有聲色之移入如此龍川志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二

前集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8680